

尚

書

辨

解

尚書辨解卷七

君奭

式

此召公欲告老而周公勉留之辭。奭，召公名。古人質直相諭以名。國史嚴重，故因名命篇。序謂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召公不悅，故周公作君奭司馬遷敘燕世家，遂謂周公踐祚攝政。召公不悅，爲序所誤矣。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攝政，或有之。若踐祚，則禮記明堂位附會之說。先儒辨之已詳。據編次，繼洛誥多士之後，時周公留洛。成王親政，召公奚爲不悅哉。蘇軾謂不悅，周公不歸，非也。夫周公固無可歸之義，亦

無欲歸之心。公以文王子。武王弟。相武王。初定天下。武王崩。反者四起。公以骨肉元老。受父兄託。去則將。舉前人未竟之緒。秦越視之乎。雖聞謗居東。成王一悟。遂翩然返。何嘗棄天下。如後世菟裘骸骨之爲。世儒惟誤解洛誥。予欲明農之語。遂謂公歸不果。召公不悅。夫周公不歸。召公亦未歸也。不亦恕已而責人乎。序謂不悅者。如孔子不悅于魯衛。孟軻不豫于齊。有去志云爾。當是時。異姓舊臣。皆已就封。十亂皆已彫謝。周公留洛。而召公居中。年老倦勤。故有歸志。或曰。周公不歸。召公獨可歸乎。曰。周家創守之事。皆周

公肩之親則叔父情不可解。位則冢宰分無所逃。故篇首公亦自任義無可去。若召公歷事三朝主報國酬引年而退。猶爲庶幾焉。蓋有周公在其任分。周公留洛而王幼冲。觀其講張于流言。朋比于記工。享惟識物。賞不明農。微師保之力。亦顛覆之主耳。篇中云。嗣子孫大弗克恭。過佚前人光。必有所指矣。是時召公齒未甚衰。成王在位三十年崩。而太保尚受顧命。輔康王以百歲計。時尚未老。其不悅非無故也。然周公援止卽止。老成忠愛真無已哉。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隆厥命。我有周

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末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紘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句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句惟人在。句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遇佚。前人光。句在家不知。句天命不易。天難諶。忱乃其隆命。弗克經歷。句嗣前人恭明德。在今。句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句我道惟寧。王德延。句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此周公欲留召公先言已所以勤勞王家之意。弔憂也。弗弔言君爽獨不憂念乎。天命去留在人。天喪殷

而周受之我不敢信以爲美而不求自保如天不可
信未必與周我亦不敢以爲終于不祥而不求挽回
善則不祥可轉爲吉不善則休祥亦變爲凶存乎人
耳嗚呼嘆辭君指召公已曰時我者言召公嘗歸責
于公也我周公自稱我亦不敢下二十一字爲句言
我亦豈敢安寧于上帝之命不遠念天威於我民無
過違乎過違參差意惟人在謂祈天保民在人也我
後嗣以下十一字爲句指成王幼冲不知艱難也在
家不知者周公以叔父至親召公同姓宗臣誼共休
戚雖在家不仕豈得諉于不知天命難保天意難信

無乃墜其命不能久經歷矣。繼嗣前人恭奉明德惟
在今日。予小子所爲不敢知不敢寧者。非能有所救
正也。但啓迪前人明德之光。施及于我冲子而已。又
曰者。前言少間再申其說也。史記聖人從容勸誨氣
象如此。言天不可信。我奉行惟武王之德。以延接之
天亦不用遽舍于文王之受命也。我所以思藉文武
而保厥命耳。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
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句百姓王人罔不秉
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句惟德稱用又厥
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

三告也此又引商先臣壽考佐命之功見爽不宜告
老也成湯受命以下言諸臣自効于商天惟純佑以
下言商利賴諸臣保衛卽伊尹按湯壽年百歲伊尹
相湯湯崩歷外丙中壬又相太甲是伊尹殆百歲人
也伊陟伊尹子湯時有臣扈至太戊凡百三十年而
扈尚在則扈殆百餘歲人也巫賢巫咸子伊尹事湯

至太戊百五十年而其子伊陟尚在巫咸事太戊至
祖乙百四十年而其子巫賢尚在則六人者皆多歷
年所者也率皆也陳久也言在位久也禮謂天子祀
天之禮陟升也配天天子郊祀以祖考配天詩云殷
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商有天下六百四十四年故曰
多歷年所商先功臣不止六人此舉其壽考在位者
耳人憇遺老輔助王家使之多歷年所王家因元老
得天亦多歷年所故老成人者天篤生以佑人主人
主亦仗老成人以格皇天純全也佑助也天惟全助
商命故商家賢才充實百姓大族凡爲王臣者罔不

乘持其德之明。以憂恤國家。況外而小臣藩屏侯甸。莫不奔走。惟天純佑。故及此稱舉也。惟德舉用。又安其君。故君有事四方。如卜筮人無不信也。蓋國有老成。則百僚師師。罔非正人。商六七賢君。皆有老成人爲輔。故內外各舉其職。羣賢彙征。而天下治。此周召所以不容一日去位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句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句厥亂明我新造邦

四告也。平常乂也。言殷諸臣有天壽能常格天。故保治有殷。其後嗣如紂。耄遜于荒。故天滅之以威。今汝

永念天命祖德則亦如六臣多歷年所有堅固之壽
命其治明我周新造之邦亦若殷諸臣之孚于四方
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句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國叔有若
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
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
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
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

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_{在位}誕無我責
收句罔勗不及句考造德不降句我則鳴鳥不聞矧曰
其有能格

五告也又卽周先臣之佐命者喻公之當留也割割
絕殷命也申勸重勉也寧王武王也大命集武王之
身惟文王先能調治諸夏也文王調治諸夏又賴此
五臣若無五臣往來啓迪常教卽文王亦無德降及
于國人也惟天純佑文王故五臣亦如昔商臣秉執
其德迪知天威惟是光昭文王迪行之德著見于下
覆冒之功上聞于帝是以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號叔

已死惟茲四人尚迪行有祿後武王將天威誅紂惟
四人光昭武王冒覆天下使大盡稱揚武德微四人
武王亦不能成功也其在干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
無有津涯予往汝奭其協力共濟予雖在位與未在
位同謙言已無裨于國也苟無人爲我責任兼攝獨
力難成終無能勉其不及也勛勉也今爾以耆老高
造其德不肯降留如視鳴鳥高飛使我不得聞其聲
矧曰其能使之來下乎造至也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詩云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卽不降不聞之意舊
解謂岐山鳴鳳無謂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七告也反覆其辭時迫時緩時詳時畧此數語又畧
而緩悠然不盡使人深念也鑒于茲者通指上商周
諸臣言我周受命雖美亦甚艱難告君請謀之當寬
裕我勿躁急獨行不顧而去使我後之人無助而昏
迷也後人公自謂也去者以畱者爲後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
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八告也前人武王也布乃心者猶言布腹心託心膂

也二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為師保故曰作民極

曰以下皆述武王之命辭偶庸也明勛偶王明勉輔

助嗣王也在亶在誠信也而而逋是不信矣乘

記載也屬史臣記此命也惟王德丕承無疆之憂

者丁寧託付之語皆武王遺命而公詳述之悽然事

死如生之感忠臣孝子惻怛之至召公欲勿留得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句監于殷喪大

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

有台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是二人弗戡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句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

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句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九告也。允誠也。告汝朕允者。告汝以我之誠心也。保
奭者。再呼其官與名也。其汝克敬以予者。望其敬以
助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視殷亡大運。否塞。遂念我畏
天之威。豈不誠允。而徒然爲此詰語乎。予惟曰。襄事
惟我二人。汝有合于予言。亦曰在。是二人同心協恭。
則天休滋至。但國家多事。賢才無盡。惟我二人不能
勝其汝克敬德。明揚俊民在位。以遜讓後人于丕時。
丕時猶言彼時後日也。蓋大臣爲天下得人。不得其

人未可言去。篤用力也。言用力匪我二人，則我多難之家，或能至于今日之安休乎？今日之休垂成之功，不敢遂怠。我欲皆成就文王之功于不怠，使自我西土丕冒，東至海隅，出日之邦，罔不率從。而後我二人襄事之功畢耳。今功未成，豈可言去。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十告也。不惠不順也。言我豈不順于理而如此多言，惟憂閔上天，越及下民耳。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十一告也。上言閔天與民，此獨言民者，民爲本也。乃指召公言，惟召公老成深念，能知民情，蹇時雖罔尤違，其終難保，可謂今休而不圖，未終乎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愚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遲回于衰老之年，計較于生死之際也。視老之于壯，死之于生，若晝夜呼吸，而吾當爲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吾夫子衰年尚行，不知老之將至，思夢見周公，孟子謂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昔堯不遇舜，不言老，舜禹皆以期頤之年，巡

行萬里客死而旋葬焉其不倦勤如此後世士衰至
便驕欲以召公爲口實乎

多方

多方者周公再奉成王討奄歸至洛而布告四方之辭稱臣我監五祀蓋周公治洛之五年也奄人再叛時成王在位十有一年二十有四歲矣武王崩三監叛十餘年間周公所以撫馭勤勞盡瘁而奄人猶反側不常若使當時無公或如君奭請老東方之事誰與圖之故知君奭一誥周公之慮遠矣夫子刪書序多方于君奭後見文武之業所以底定綿祺久遠者秋毫皆公之力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此史臣記周公作多方之故五月不言其年以經考之蓋成王之十有一年也元年至二年公居東三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公始居洛茲經曰臣我監五祀則是成王十有一年矣是時公已遷殷士而奄人再叛公再奉王討之蓋初征王年甫十六多士曰昔朕來自奄王幼故大誥之辭稱冲人此行王親總大政故專稱王王來反洛也洛邑朝宗之所故稱宗周公治洛王遷經洛諸侯會故誥于洛也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

帝降格于下。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至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未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

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寧喪之命

周公曰玉若曰者公代玉言也殷侯殷諸侯卽東海
奄徐諸國以其未忘殷故稱殷侯尹民宰民之官大
降猶寬宥爾罔不知言爾自當知也圖謀也寅畏也
天命不可以人力謀不畏保爾之宗祀也惟帝降格
以下詐言桀之亡夏湯所以格夏之事見紂以多方
亡也蓋凡四方之命迪于天而係于民存乎上之人
有以勸勉之上有明主則四方多士并受其福桀惟
自逸憂民之言曾不出于口終日淫昏不能勉行天
道爾等所聞也民以奠麗而後安民安卽是天命桀

但圖帝命不開廣小民于麗大降罰于民積亂于國
始于嬖妾內亂遂至蠱惑顛倒不能靈承于衆旅不
惟進用恭人寬洪舒徐以開民麗惟貪叨忿憤之人
日欽崇以戕害夏邑所以天命成湯刑殄之也此惟
天不保全夏桀故夏賢士并受其累恭德之士不使
明揚以保享民而虐民之事無所不爲民生窮迫不
得開展成湯乃以爾多方簡代爲民主慎民所奠麗
而勸勉之干民所儀刑而勸勉之至紂父帝乙亦明
德慎罰能勸勉其民凡要約囚人殺戮有罪無非勸
勉之也惟恐民失所陷于有罪况肯身爲不善用不

善之人以累之斯勸民之主乃能以多方享天命今
至爾紂不能以爾多方享天命豈非不勸民所致哉
亟言勸者見今之誥正所以勸之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盾有辭乃惟有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
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
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
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
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
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
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
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乃惟爾自速辜。

再告也。庸輕易也。非天輕含夏商。惟紂不能勸民以
爾多方。放肆圖謀。天命瑣屑有辭。故耳。夏桀圖政不

集于享天降之喪殷邦代之紂安其安爲政不蠲除其惡而烝進于善天降是喪然非天一旦棄之也爲聖爲狂在念與不念如反覆手豈容少待而天之待商已久成王黜殷須至五年之久殷不克念而後天以五年須暇之子孫作民主尚復何念可聽乎殷不可聽天又非輕與周也求之多方大動以降喪之威開發其可以眷顧者無之惟我周王靈承于衆能舉其德可以典司百神上天天乃式教我用休簡畀以殷命尹爾多方豈偶致哉曷敢多詰者恐褻天命也大降爾民命者寬宥之也忱信也信其大降命之言

也。裕安和也。卽前洪舒開麗之意。勿自迫于罪也。屑播輕棄也。不典非常也。圖忱于正謀。自信以爲當然也。作不典而求正理。所無也。戰攻迫也。要囚要約。囚禁指滅奄之事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軫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怠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未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三告也。有方奄徐諸國也。殷多士，河朔諸臣也。監牧，伯也。如康叔輩公之治洛，亦監也。五祀，卽五年。謂自洛邑成後，周公留治，今五年也。胥伯，吏胥之長。小大多正，皆周官當世或雜用商舊臣，有附有叛，故不和也。臬，幹正也。和者安分隨時之謂，官不能幹正其民，而使自作不和亂之道也。自作不和者，不順于監也。爾室不睦者，同類相疑也。爾邑，殷士爲多正者之治邑也。克明，謂政和民睦，則境內清明。是多正之能勤其職也。凶德者，貪亂不睦之人，不忌不畏，也不可畏。其凶而不正，卽克臬之意，亦以肅清其官政，而簡閱

邑人之賢者以謀自助爾乃自是于洛邑長保爾土
夫亦昇矜爾我周亦大助養爾啓迪簡拔在周王庭
庶幾爾事有服在尊位者矣岐與甸佃通凡耕獵之
事皆力岐也按多士曰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
爾于天邑商尚未言用之也今日晉伯小大多正周
不克臬曰乃位曰乃邑則是殷士已有被用者但未
在王庭爲大僚耳公當時治洛之政不可考于殘編
斷簡中規模次第大畧可見多方次多士後甚明而
解者以多士有昔朕來自奄之語謂宜居多方後以
遷殷士爲宜居營洛前則顛倒甚矣伏書二十八篇

編次井然斷不可易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句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迷爾土

四告也不克勸卽上所謂不克日勸于帝迪之勸不克享卽上所謂不克未于多享之享言爾不相勸信我誥爾之命則爾亦不克享上之祿凡民承風亦不享爾乃放逸頗僻不和不睦大遠王命爾罔克臬則惟爾多方之士自探取天威我將致天之罰蕩析爾土言將放殛之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五告也命天命也聖人無往不奉天命不但治亂刑政之大也事物變化莫非自然聖人語嘿動靜順帝之則動必奉天言必稱命殷士順命則無探天威矣又曰時者他時也與多士又曰時同言彼時致罰惟爾始初不能敬聽于和自取之耳勿我怨也按多方較多士其辭旨加切亦先後次第之別也

立政

此周公將沒而遺訓成王之辭丁寧切而屬望遠末呼太史記錄殆公訓誥之絕筆矣首尾史臣記事篇中不復如他誥更端以其非面陳如召誥及後世遺表之類故編次諸誥末名立政者勉王自立云爾篇中養民慎刑以得人爲本得人則政立因虞書皋陶九德舜言五宅三居而變化其旨自虞夏以來五刑有三居然必九德咸事而後五宅三居可用先宅後人然後能宅凶人先乂三德然後用三居三事大夫不得人而欲三宅無寃民不可得已由堯舜至文武

帝王之道備而周公相成王爲王道之終故此篇上
接舜禹臯陶之謨下及成湯文武用人行政之道終
以刑獄戎兵命史記錄蓋公思兼三王之事于茲畢
矣國史所編與夫子刪定思周公之意周匝完備學
者宜潛玩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贊衣虎賁奔

此一節史臣敘周公作誥之意拜手稽首告嗣天子
王者公將陳訓而致禮于王矣者盡言無餘之辭五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記公所戒王慎用之

人也。左右輔弼臣也。常伯常用庶官之長也。任用也。準人公平正直可爲準則之人。綴衣猶垂衣。天子屨座之飾。幄帳之屬。虎賁武士侍衛之臣。所謂帳下士。如今錦衣衛官僚執戟護陞掌刑殺者也。言王左右常行庶長常任用準平之人以爲綴衣虎賁之屬。此周公所用威戒于王者也。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顓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

乃弗作往任句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
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
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
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侔我
有夏式商受命奄掩甸萬姓

前周公若曰者史臣擬公之辭此周公曰者直記公
之辭也休茲知恤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言
此左右常伯綴衣虎賁與君同休然知憂恤能得人
者少也古之人指唐虞之世堯舜禹臯君臣也有夏

謂諸夏競強也言古人行道中國帝室強盛如唐虞之際尚賢官天下所謂小德役大德故曰有室大競俊又在官時亮天工故曰顓俊以尊事上帝迪知知之真也忱恂信之篤也九德卽臯陶所陳九德拜手稽首唐虞君臣進言納諫皆拜稽首也真知識信有九德之行然後乃敢陳謨以告君蓋臯陶雖明刑之官而謨非先刑也舜雖有三居之宅而宅非居罪也五刑原非安宅古人以宅論刑宅可知也豈非德明而後刑中乎故其告厥后若曰宅乃治事之臣使事得其理宅乃牧民之臣使民得其養宅乃平準之人

使公平正直者居百揆阿衡之位以爲治事養民之
準如此三宅則可以爲君苟臣不迪知忱恂于九德
之行謀爲面從大言以訓德而乃宅斯人用之則事
牧準三宅無有善人徒法可以化民乎禁有惡德惟
其弗作求往古任人是以暴德滅亡而無後也陟升
也不大也釐賜也耿明也言湯升爲天子上帝大賜
明命也三有宅謂事牧準之位克卽宅謂用人能各
當位也三有俊謂事牧準之人克卽俊謂在位能得
人也天下所以嚴敬取法者以湯能宅俊得所非徒
以刑罪五宅三居之謂也見德言不見刑也受德賢

紂尚強也。羞刑善治刑獄之人。如後世酷吏輩以刑
爲美也。庶習多習也。欽罰非妄罰也。佯使也。我謂周
也有夏諸夏也。奄覆也。甸治田也。言盡四海之民皆
甸王田也。按此因臯謨九德五刑五宅三居而言。慎
罰先于明德。舉善則不善者自遠。夫子所謂舉直化
枉。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湯有
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與此義同。宅俊言三
不言九者。臯謨九德不越箕疇之三德。言三而九在
其中。古者天子三公曰師保傅。此三宅曰事牧準。錯
綜其旨以明先德後刑之意。非必以三宅配三公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趨
轅上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
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
烝三毫阪返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
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
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
王率惟敕米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
此丕丕基

克知灼見卽上節所謂迪知忱恂非面謀者也克知

三有宅心。言在位皆忠臣也。灼見三有俊心。言所用皆真才也。天命有德。卽所以敬事上帝也。立民之長。伯以立政。任人之平直。以牧養民。而作爲三事之臣。詩云。擇三有事。如前所謂。乃事乃牧。乃準三有俊。皆大臣也。虎賁以下。雜舉內外庶官。大都小伯。大小都邑之伯。表臣外臣也。庶常吉士。兼指諸在位者。皆循理善人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官屬。微盧二國。卽夷也。烝衆也。三亳皆殷舊都。疑卽所謂三監之故地也。殷自帝嚳始宅。殷土在今河洛之間。其子契始封商。則今陝西西安府商州。至湯居亳。從先王居。卽今

河南歸德府商丘在大河北微子之故封古殷土也
或曰亳卽今河南府偃師縣在大河南盤庚渡河所
遷都也或云卽今彰德府安陽縣古相州或云漢京
兆杜陵亳亭則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也又山西平
陽府絳州垣曲縣亦有亳城湯伐桀誓師之處也南
京鳳陽府有亳州漢之譙縣也而皇甫謐云梁國穀
孰爲南亳蒙爲北亳偃師爲西亳卽今河南歸德二
府漢之梁國也未知孰是阪險要阨塞之地不以分
封而設王官治之謂之阪尹此備舉庶官也文王惟
能克知三有宅心乃能官人立茲常行有事司牧人

以克有此俊德所任皆準人九德成事俊又在官政
立刑清而民安矣庶言號令也庶慎凡政事之當戒
備者皆是也有事之牧夫職在養民者也是訓用違
訓其不逮也文王視民如傷惠鮮懷保所未能忘者
民而已至于刑獄興他戒備之事文王不敢知蓋知
人官人立政之本也率遵循也救功撫循文王之功
也義德續緒之義也容德懷保之仁也義容并盡故
受此莫大之基武王以遏劉爲武亦如文之明德慎
刑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句和我庶獄庶愼時
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
受民。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
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
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隼人。則克宅之。克由。抽
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儉人。不訓于德。是
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
賣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其克詰。乞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

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以下反覆丁寧。皆終事屬付之辭。說者以爲王初政致戒。并及文子文孫。豈初政之語。下篇卽以成王顧命繼之。次第可見。孺子家人叔父之稱。如晉重耳及國老矣。舅犯猶呼孺子。蓋皆史臣記事擬公之辭。國史嚴重。所以尊公而諷王以受教也。屢言矣者。永訣之辭。準人牧夫。正人之爲民牧者。克灼厥若。謂能明知其賢而順其志也。丕乃俾亂者。使得大行其道也。相助也和理也。輔相我所受之民。調和我之衆。獄與衆慎之事。勿以儉人離間之也。未盡也。成德之彥。

卽準人牧夫也。徽美也。人之徽言卽前所引禹臯之言。湯文之事皆美言也。惟正是又之者。惟準人牧夫使治民治事也。自古謂唐虞也。商人謂湯也。總申前言。虞夏商及我周。若文王立政立事皆用牧夫正人。能它居之能率循之。所以俾之治也。其國之不立政者皆用儉小之人。不順于德。是以無光顯于世也。勦勉力也。凡三言庶獄庶慎。初言勿有間之者。防儉人也。再言勿誤。惟正又之者。任準人也。三言勿誤。不及庶慎者。所慎尤在刑也。不及儉人者。所重在得賢有司也。詰治也。陟猶虞舜陟方之陟。巡行登歷之謂禹。

之迹九州五服皆禹經歷之迹也方行者方岳巡行也此言天下既平王者巡狩六師從行如詩曰君子至止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朝會則必講武所謂詰戎兵也耿光以德言大烈以功言按公諄諄以慎獄爲戒而終之以詰戎兵何也人主無敵國外患之憂則必有嚴刑峻罰之事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所以防于未亂勝于未戰者也是以唐虞之治中天而前無軒轅之五兵則無以開平成後無湯武之放殺則無以除暴虐故天道霜雪震霆所以致其生也治天下而言銷兵去戎是養安也武王革殷之亂汲

汲戢于戈。鑿弓矢。歸馬放牛。不數年而天下大亂。庶
頑流言。刃及同氣。微公東征。天下非周有矣。五刑雖
設。何裨于治。故五兵詰而後。五刑可省。安不忘危。所
謂心戰也。故公之繫易于同人。曰。用大師于謙。曰。利
侵伐。茲立政用人。庶獄庶慎。而終之曰。詰戎兵。憂深
旨遠。豈教世主以贖武哉。讀者不可不深思也。常人
猶準人。愉人變詐。反側不常。正人端方直諒。庸言庸
行。如規矩準繩。布帛菽粟。蕩蕩平平。故曰。常人王道
本乎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故道貴中而人貴常。此
人主知人官人之要。取人立政之本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公既致訓于王又舉愼刑之長屬史官記錄垂訓將來也太史呼史臣蘇公蘇忿生春秋傳云武王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也由獄謂推原罪人之情由蘇公能用敬以推原獄情爲邦刑之長茲式有愼卽敬爾由獄也列布也猶後世列傳之列所謂布在方策也用中罰者使後之用罰者取中也公以立政垂訓獨加意于刑獄因言以繹志公沒世未忘于管叔之死與

顧命

顧命者成王將崩顧太子羣臣命之也顧回視也將去之貌詩云顧我復我史臣敘其事因以命篇立政者周公佐命之終顧命者成王守成之終也成王生平嗣服之事皆倚周公而臨終顧命則成王所自得也處生死之際從容不亂承祖考之業付託惟謹末年進脩視初服有加矣後世人主死于婦人之手嗣君廢立悉由中官大臣不得預而禍亂隨之然後知成王之爲慎重也三代顧命多矣獨錄成王者以其居四代帝王之終也本一篇孔書分王出在應門之

內下別爲康王誥與分舜典同陋千餘年來無敢正之者可怪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桃類水相被冕

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成王崩之年經無明據按漢書律歷志成王卽位三十年崩則此四月是三十年四月也宋邵雍作經世書謂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愚按召公先事文王又與周公同相武王至成王時召公不悅殆將老矣今成王終又受顧命計其時必非甚遠若又三十餘生則

已百有餘歲未必尚在位二書之說恐皆未足據哉
始也生魄謂月既望而光漸減十六日也不懌有疾
也兆盥手也頽沃面也相扶持也病不能振衣相扶
而加冕服于身憑王几于路寢召羣臣命之也芮伯
以下皆諸侯入爲王六卿者師氏中大夫以其屬守
王門者也虎臣卽虎賁護衛之屬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
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
肆異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
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

朕言用敬保元子釗昭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
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大漸言病日甚而漸近死也惟幾猶幾希言危也臻
至也彌留彌甚留連也嗣繼今也言病日至留連恐
遂死不得誓言後事也審詳慎也汝太子羣臣也宣
重光文武以聖嗣聖宣布重明也奠猶奠高山大川
之奠麗猶日月麗天之麗皆宣布意教卽五教詩云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是也肄習也未肄重習也二聖
布德陳教典則昭垂遠近率由子孫視做重習不違
也達通也殷士作楨二聖德教肄習然後通達安集

大命也。侗愚也。自謙之辭。疾殆。疾病危殆也。弗興。委頓也。弗悟。昏迷也。釗。康王名。威可畏也。儀可像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有威儀。威儀正。則心存。威儀亂。則心喪。故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曾子將死。告孟敬子。以容貌。辭氣。顏色。亦威儀也。故死而易箴。得正而斃。成王知威儀亂。爲非幾。故能力疾。被冕命百官。可謂以身教矣。貢進也。非幾。邪念也。幾者。動之微。非禮之志。動于微。則不善之儀。形于外。當輔翼匡弼。無以非禮之事。冒亂進貢。則非幾不動。而身脩矣。此輔養君德之要也。

行言字解 卷一
茲既受命還旋 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
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
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既受命者羣臣既受顧命也還旋卽也綴衣黼座幄
帳之屬庭外庭也翼日明十七日乙丑也仲桓南宮
毛二臣名呂伋太公望子虎賁之長爰於也二千戈
者桓毛二人執干戈於呂伋所索虎賁百人逆太子
也南門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門皆南向王崩太子
在內必迎之南門外者所以殊其禮表觀望也翼室
路寢兩旁側室恤宅憂居也宗主也成王殯于路寢

太子入側室。憂居爲喪主也。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王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王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瓦琰。劍在西序。大王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賁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禮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仕一人冕。

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十九日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太保命也。冊簡冊。所以書顧命。授嗣王者也。度。新君卽位之禮節。如下文所行。猶今之儀注也。癸酉。二十五日也。伯相。召公以方伯相天子也。命士。以供侍從之役。如下文執仗。立門階之屬。須材。以爲陳設之具。如下文席几寶王輅車之類。狄伶人。供喪役者也。黼。白黑文爲斧形。展狀如屏風。天子朝諸侯。則依之以立。綴衣。帷幄也。設

死者之席。如生者之禮。牖壁間通明處。古者前堂後室。堂後列牖。牖間卽堂中敷鋪也。重疊也。篋席竹簟也。純緣邊也。華王美王也。仍因舊也。因存日所用之舊几。事死如生也。周禮司几筵職云。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東西序。堂東西直墻設席相向。所以陳寶器也。底席。近地席。綴純以繪。帛聯綴席邊。文具所以飾几。豐厚也。畫純以彩。畫之繪緣席也。西夾。堂西側室。堂居中。故謂之夾。如兩翼然。故又謂之翼室。嗣王受命以賓禮之。由西階。階故西夾設席南向也。前節所云。逆子釗延入翼室。卽此筓。稚竹也。堂上篋席。此用筓。

象新君也。玄，黑色。紛，綬也。以黑綬綠席，從吉避彩也。受命大禮，故從吉。嗣君在喪，故避彩。玄色象天，紛如綬而差狹，蓋巾幌之屬，取全用不裂，所以殊也。漆，仍几從質也。越，王五重，卽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五也。寶，謂赤刀。大訓，河圖也。陳寶，謂以王五重間三寶，所以重寶也。蓋，赤刀爲武，王擊紂之劍。大訓爲文武，以上列聖遺言。河圖爲伏羲所傳，龍馬瑞圖，間之以五重之王珍重之至也。胤，古國名。所遺舞者之衣，鼗鼓，大鼓也。與大貝三者，或前代所得亡國之器，傳之以示永戒也。兌和重三人，皆古良工。戈、弓、竹、矢三物。

皆古兵器之畫制者。先代傳之以示守。周禮大宗伯所謂庸器也。房在室側東西兩房。蓋天子廟寢之制。諸侯廟制稍狹。但有東房。無西室。西爲奧。神所栖。深入而東向。故西無房也。寶王列于庭序。器械列于兩房者。輕重之等也。大輅。王輅。賓階。堂右南向之階也。面猶前也。綴輅。金輅。阼階。堂左南向之階也。先輅。木輅。塾門兩旁。堂室也。次輅。象輅。革輅。天子五輅。王輅爲貴。丈象。文革。次木。行則貴者近而賤者遠。王乘王輅。則金輅接之。故金輅爲綴輅也。最遠者木輅。故爲先輅。革與象居中。故爲次輅。禮大喪祭。大賓客。則出

輅示不敢安居也。二人士也。弁冕之無延旒者，雀赤黑如雀頭色。禮士弁，大夫冕，門階遠，故用士堂垂延，故用大夫。惠，矛也。末銳似穗，綦，青黑色。戈，句戟也。上刃，謂直立以刃向上，兩人夾立，欲其不相礙也。祀堂基邊廉隅之處，兩階，堂左右階也。劉鏡，斧也。鉞，大斧也。東堂西堂，猶言堂東堂西，皆中堂也。戣，瞿皆戟屬，形如花，故得名。東西垂，堂東西畫簷下也。銳，矛屬。側階，西夾之階。西夾有嗣王席，故階特設一人爲衛。按此文，知古人冕服不獨用于祭祀，戴冕者五人，皆不言何冕何官，則周禮五冕之說未足據矣。天子路寢。

之內皆列五兵。古人雖深宮嚴邃，未嘗忘備。此卽周公克詰戎兵，召公張皇六師之意。後世人主殿上不得持寸兵，而姦宄生于肘腋。先王堂陛列戈戟，而君臣輯睦如同室。蓋左右僕從綴衣虎賁，罔匪正人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墜。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墜。太史秉書，由賓階墜。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王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句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

咤擊去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齊祭宅句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王嗣王麻冕以二千四百縷布爲冕用布貴賁也細縷貴精也白黑曰黼賓階西階嗣王新受命爲賓而太保奉先王顧命爲主齊升堂也蟻織文疑卽臯陶謨所謂蟲也入卽位入路寢之門卽堂下之位太保主其事太史奉冊太宗掌禮彤赤色承介圭奉天子之大圭也上宗卽太宗云上者宗伯有大小宗伯爲上同酒器瑁以玉爲之方四寸天子之圭合四爲

一上有冒朝諸侯則執瑁以合瑞也同之與
瑁猶瓚之與圭圭爲瓚柄瑁爲同蓋太保攝主故由
東階升堂宗伯奉同瑁以從太史奉王冊獨由西階
以王在西也御猶御事之御治也宣冊于堂上賚冊
下堂皆太史之事冊所書卽成王憑几之命也曰以
下太史口傳神意而申命于堂上也末命臨終之命
嗣訓繼先訓也下便也大法便民也王再拜興嗣王
拜于堂上之南嚮席前乃受同瑁者受于宗伯也宿
肅通進也三宿猶三肅三次進酒席前也三祭三酌
酒于地也三咤猶三嘆曲禮曰勿咤食每獻必咤悲

嗟之聲也上宗曰饗傳神意言已饗也王執瑁而以
同授太保太保受同下堂盥手別取同洗酌以半圭
之璋爲柄禮諸臣亞裸用璋瓚獻而後酢用亞裸之
器也尸既受獻而酌主人曰酢嗣王哀痛不能受酢
太保代受而自酢也以同授宗伯之人將受酢拜也
王答拜代尸答又答其代已也太保既拜起乃受宗
人同祭酒于地而後嘗之至齒曰嚙宅亦當作宅既
飲以同授宗人復拜謝王又答拜太保乃下堂有司
收徹祭物諸侯出路寢門外俟新君出見也路寢而
曰廟者王殯在也凡宮室有神在皆曰廟周禮衮冕

衣裳九章裳四章今君臣皆言麻冕與論語夫子之言合而衮冕之裳獨言黼詩又云黼衣繡裳常服黼呼則黼又不專在裳也此云黼純席則黼文又似不必皆斧也蟻裳裳有蟲文則蟲又似不專在衣也後儒紛紛訟議唯詩書足據孔書自此以上斷爲顧命下別爲康王之誥一時事斷爲兩章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

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
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
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
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
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
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盍顧綏爾先公之臣服
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
遺鞠子羞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路寢外門曰畢門卽路門也以其自外入至路門止

故曰畢。畢門外曰應門。應門內。天子內朝在焉。新君出至此。見羣臣也。召公長。西諸侯畢。公長東諸侯各率以入。布陳也。乘黃。四黃馬也。朱。朱其尾鬣爲敬也。春秋傳。宋公嬖向魋。取公子地之馬。亦朱其尾鬣。與之。周人尚赤。故貴朱。賓諸侯也。稱舉也。圭幣所以先馬禮。凡獻獸必有所先。壤奠。謂土壤所出之物。以爲贄而奠于地也。禮見尊者。奠其贄于地。稽首。九拜之極禮。王義嗣德。謂新君以嗣德爲義。不以嗣位爲倨。所以答拜也。言答拜者。不答稽首也。見畢。諸臣陳戒于嗣王。更相揖進也。姜。若謂文王以姜里之難受天

命若者不盡言之辭。克恤西土言以憂患興邦。告以祖宗之艱難也。新陟新升遐也。成王未葬無諡故稱新陟王。故主而曰新陟不忍亡之辭也。戡定厥功指親征武庚平奄徐之功也。今王指康王也。張皇敬戒意天子六師言當繼成王戡定之志勿以天下既平忘戰之政。謂詰爾戎兵亦此意也。高祖德高之祖寡命希貴之命指文武也。報誥王答諸臣告也。不平猶太平也。富謂民皆遂生也不務咎不爲苛核之政也。底至齊信謂極至齊一信服也。昭明功德光顯也。端命欽承對越猶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訓順也。伯父

同姓諸侯胥暨相與也。顧眷也。綏安也。先公諸侯之
祖考。奉恤厥若。答上。姜若。克恤之戒也。鞠子猶稚子。
先儒疑成王初喪。冕服受命。以爲非禮。果爾。則召畢
諸公之于禮。反不逮後儒乎。召公與周公喪武王。受
顧命。輔成王。凡周公所以治喪冊立之儀。召公豈遂
忘之。而盡背之。正使周公而在。禮亦當如此。蓋論人
子之情。莫切于親喪。論天子之事。莫大于受命。在士
庶則親爲重。天下爲輕。在天子則天下爲公。親喪爲
私。先王垂死。扶病正衣冠。集羣臣授之。爲嗣王者。可
任情草竊而受之乎。禮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山川。

禮記集解 卷十
越紼行事。夫祭猶越紼。況始受天地之命。爲山川百
神之主。邪。君薨世子初生。尚用冕服告。況嗣君受命
大事。釋斯須之喪服。成禮何爲不可。